



红书

【瑞士】荣格◎著

林子钧 张涛◎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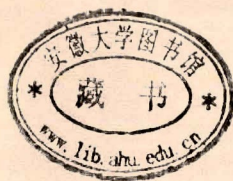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红 书

LIBER NOVUS

[瑞士]荣格◎著 林子钧 张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书 / (瑞士) 荣格 (Jung, C.G.) 著 ; 林子钧, 张涛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17-1767-2

I. ①红… II. ①荣… ②林… ③张… III. ①精神分
析—分析心理学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9290号

红书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薛晓源

责任编辑：张维军 饶莎莎

特邀编辑：陈子慕 叶 婷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010）52612342（编辑部）

（010）66161011（团购部）（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www.cctphome.com

印 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0毫米×210毫米 15印张

版 次：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目录

卷一

序：来者之路	003
第一章 重寻灵魂	010
第二章 灵魂与神	012
第三章 灵魂之责	017
第四章 沙漠	020
沙漠里的经历	022
第五章 未来的地狱之旅	025
第六章 灵魂的破裂	032
第七章 英雄之死	035
第八章 迎接神祇	038
第九章 谜团、相遇	045
第十章 指引	052
第十一章 答案	059

卷二

犯错者的图像	069
第一章 红者	070
第二章 林中之堡	077
第三章 低下的人	087
第四章 隐士（第一天）	095
第五章 隐士（第二天）	107

第六章 死亡	116
第七章 早期圣殿的遗迹	123
第八章 第一天	131
第九章 第二天	146
第十章 咒语	154
第十一章 蛋的打开	182
第十二章 地狱	192
第十三章 祭品的死	198
第十四章 神圣的疯狂	222
第十五章 第二夜	226
第十六章 第三夜	239
第十七章 第四夜	251
第十八章 三个预言	266
第十九章 魔法的礼物	271
第二十章 十字架的道路	286
第二十一章 魔法师	291

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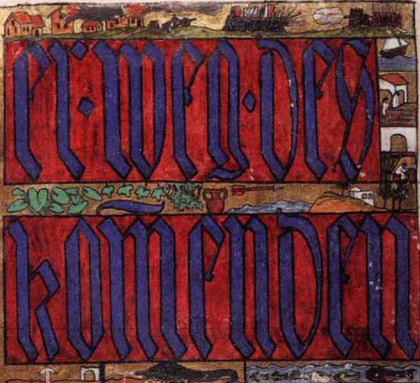
审视	358
----	-----

附录

解说	438
《黑书》第5册节选	452
曼荼罗	458
跋	472

Liber Primus

卷一



isaías dixit: **quis** credidit auditui no-
stro & brachium domini cui reuel-
atum est? **et** ascendet sicut virgultus
in coram eo & sicut radix de terra sive

si non est species ei neque decor & vidimus eum non erat aspectus & desideravi-
mus eum: **despectum** & novissimum virum virum dolorosum & scientem infirmi-
litem & quasi absconditus vultus eius & despectus unde nec reptavimus eum.
vere languores nostros ipse tulit & dolores nostros ipse portavit & nos portavimus
eum quasi leprosum & percussum a deo & humiliatum. cap. lvi / i - iv.

parvulus enim natus est nobis & filius datus est nobis & factus est principa-
tus super hominem eius & vocabitur nomen eius admirabilis consiliarius
deus fortis pater futuri saeculi princeps pacis. cap. lvi.

ioanes dixit: **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 & habitavit in nobis & vidimus glor-
iam eius gloriam quasi unigeniti a patre plenitudo gratiae & veritatis.
isaías dixit: laetabitur deserta & in via & erubuit solitudo & florebit quasi
lilium. germinans germinabit & erubuit laetabunda & laudans. tunc
aperientur oculi caecorum & aures surdorum palebunt. tunc sicut cer-
vus claudens & aperta erit lingua mutorum: quia scribae sunt in deserto aqua
& fontes in solitudine & quae erant arida erit in stagnum & siliens in fontes a-
quarum in cavilibus in quibus prius dracones habitabant orientur vinor calami
& iunci. **scribiti** semita & via sancta vocabitur non transibit per eam pollutus & ha-
erit vobis directa via ita ut stulti non erunt per eam. cap. xlvi. in anno scripta a G. Hug. anno de
memto in dom. f. i. i. f. i. i. f. i. i. f. i. i.

序：来者之路

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至4节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

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

以赛亚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至8节

荣格亲笔，主后1915年，于苏黎世家中。



若我要以这个时代的精神来表述，我就会这么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我将要对你们宣布的事。证明对我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这样做。

我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还有另一种伟大的思维，也就是任何能把握所有当下的深层意义的思维。这个时代的思维只知道实用和价值。我也以为是这样的，我一直理解这种想法。可是另一种思维却迫使我去讨论——从证明、实用和意义的角度。因为充斥着人类的骄傲、混杂了这个时代锱铢必较的思维，很久以来我都在找寻牵引我的另一种思维。这并不是说这种深层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时日的推移将会比现在的思维更受重视，也不是说它会因时代而变迁。这种深层精神征服了判断力的傲慢。它把我从信仰带到科学，抢去了我解释和整理的愉悦，又唤醒我对这个时代理想的沉溺。它把我逼到了尽头，直到最根本的事物。

这种深层精神夺走了我的理解和所有的知识，将它们置于无可解释和荒谬背理之中。它夺去了我的语言和文字，不受两者驾驭的事物出现了，常理与非理融为一体，产生了超理。

然而，超理就是通往来者的大道、路径和桥梁。这就是将要来的神——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将要来的神，它是神的形象，以超理的形式出现。神是一种形象，而朝拜他的，也应当朝拜超理的形象。

超理不是常理，也不是非理，它糅合了形象和力量，集奇妙与力量于一身。

超理是开始和目的，是跨越和圆满的桥梁。

其他的神祇有时会消逝，但超理不会死亡，它转化为常理，又转化为非理。超理从两者碰撞的火与血中提升，重获新生。

上帝的形象有一个阴影，而超理是实在的，投射出影子。那有什么实在、有形却没有阴影呢？

那个阴影就是非理。它软弱无力，靠自己无法存续。但是非理就是超理无可分离、不会消亡的兄弟。

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有些在明，有些在暗。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明。

上帝的形象有阴影，阴影就如它本身那样大。

超理既大且小，犹如满布繁星的天空那样广阔，也像人体里的细胞一般狭窄。

这个时代的精神让我想见识超理的高大广阔，却不是它的微小。深层精神却战胜了这种傲慢，我必须像咽下不死药一样，吸收它的微小。它可能会灼烧我的内脏，它的确并不光彩、不算勇敢，甚至低微可笑、让人反感。但是深层精神的钳子紧攫着我，我得喝下这苦杯。

这个时代的精神试着让我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形象里的阴影。这会是毁灭性的欺骗，因为阴影就是非理。微小、狭窄不是非理，而是神性精髓的两面之一。

我悚然惊觉，日常的都可属于神性。我躲避这种想法，躲藏到最高、最孤冷的星辰后面。

但深层精神却抓住我，把那苦杯灌到我两唇之间。

时代精神影响着我：“这超理、这上帝的形象、这灼热与冰冷的互融，都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但深层精神对我说：“你就是无边世界的映像，所有盛衰的秘密都栖身于你。若你连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认识它们？”

因为人性的软弱，深层精神把这些告诉我。但这些都是多余的，我不是据此说话，而是必须要说。这种思维在我不发话时抢走了我的快乐与生活，所以我得对此发话。我是它的奴仆，这个奴仆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什么。奴仆不按主



人的指示摆放双手，他的手就被燃烧。

时代精神对我说：“有何要事逼使你去讨论这些呢？”这是个不好的尝试。我要凝神细想，有什么内在或是外在的必要可以逼使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一件让人明了的急事，我快要自己编造一件了。时代精神差点儿就这样成功了，让我转而讨论、思考个中的理据和解释。深层精神却说：“了解一件事是桥梁和道路上回转的可能性，解释一件事却是专横独断，有时甚至是谋杀了。你可数过，饱学之士中有多少杀人凶手？”

时代精神走过来，向我展示一部部巨著，它们盛载着我的知识，金石造的页片上刻着抹不掉的话语，他凭着这些无可辩驳的话告诉我：“你一直在胡言乱语。”

这确是事实。我所说的，正是胡言乱语的宏大、混沌和丑陋之处。

深层精神却走过来说：“你说的这种宏大、混沌、没有尊严又病态呆笨的日常生活，它就在街上、住在每座房子里反映着人类的一天。哪怕是永恒的星宿都是日常的。它是主人，是神性的要旨。人们笑它，而这笑也是它的一部分。现代人，告诉我，你以为这笑要少过崇拜吗？标准尺度在哪？这可是生命的笑和崇拜决定的，不是你的判断！”

我也要说说那可笑的。未来的人啊！你们会认识到超理。它是笑与崇拜——血腥的笑、血腥的崇拜。祭品的血把两极联系在了一起。明了这事的，必将笑着崇拜。

然后我的人性走过来说：“你这样说的话，有什么寂寞、离别的冰冷，就都搁到我身上吧！想想存在的毁灭，还有这祭品献身于深层而流的血。”

深层精神却说：“没人可以、或者应该阻止献祭。献祭不是毁灭，献祭是后来者的基石。你们没有去过修道院吗？不是已经有数不清的人去过沙漠了吗？你们要把修道院带在身上。沙漠就在你们里

面。沙漠呼唤你们，又把你们拉回来。当你们得到当世的钢铁打造，这沙漠的呼唤将冲破一切枷锁。的确，我为你们预备了寂寞。”

然后我的人性噤声了。我的灵性却发生了什么，我必须点明这怜悯。

我的语言并不完备。不是因为我要咬文嚼字，而不可能找到那些词汇，我才会用图像来讲述，也没有其他东西赋予我表达这深度的言辞。

这发生在我身上的怜悯给我信念、希望和足够的勇气，让我不再抵抗深层精神，并且讨论它的话。在我能够整理思维并付诸实行之前，我需要一个信号，足以告诉我，深层精神与世事背后的深层主宰都在我心中。

它就在1913年10月出现。我领悟到时正独自在旅途上，这景象突然就临到我身：我看到一场滔天洪水，覆盖了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低洼地带。从英国到俄国、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都被覆盖了。我看到黄色的滚流、飘浮的瓦砾和成千上万的死亡。

这景象维持了两分钟，让我困惑不安。我不指望能说明什么。接下来的两周它慢慢减退，然后这景象又会来，甚至比以前还要猛烈。有个内在的声音说：“你好好看着，它绝对真实，它将继续如此。你无从怀疑它。”我又跟景象搏斗了两分钟，但它紧抓着我。它让我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我想，我的灵魂生病了。

自此，对神秘事件的恐惧又再回来，这事件跟我们近在咫尺。有一次我还看到一片血海覆盖着北方诸国。

1914年6月初、6月底和7月初，我三次做着同一个梦：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盛夏的夜晚有一股莫以名状的阴森寒气自太空掩至，所有的湖泊河流都凝结成冰，所有的青葱翠绿都冻死了。

第二次做的梦与第一次非常相似。7月初第三次做的梦却是这样的：

我在英国一处偏远的地方，必须尽速乘船赶回家乡。我很快就回

到了家乡，发现盛夏之时有股阴森的寒气自太空侵入，使得所有生机都结冰了。那里有一棵有叶无果的树，叶片霜冻后变成了甜美的葡萄，充满了能治愈人的果汁。我摘下这些葡萄，送给许多等待着的人。

现实是这样的：欧洲各国大战之际，我身在苏格兰，受战争所逼，我决定坐最快的船、走最短的路程回家。我看到这凝结一切的阴森寒气，看到那洪水、那血海，还有那没有果实、结霜的叶子会变成药物的树。我摘下成熟的果子给你们，而我并不知道我送给你们的、那既苦又甜的醉人浆液，在你们的口舌中会留下血腥的气味。

相信我。这不是我给你们的教育和教化。我凭什么教化你们？我给你们讲解这人的路，是他的路，而不是你们的路。我的路不是你们的路，我也就不能教你们什么。道路就在我们之中，并不在神祇，也不在教化，不在法规中。我们里面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遵照榜样而活的人啊！生命没有跟他们一起。若你们按照榜样而活，你们活的就是榜样的生命。若你们不去活自己的生命，那谁又该活你们的生命？活自己的命吧。

路标已经降临，开路先锋就隐身在我们之中。你们可别贪心，想要吞下别人田里的果实。难道你们就不知道，你们本身就是那果实累累的良田，有着满足你们的一切？

可现在又有谁会知道？谁晓得那道路可以通往永远果实丰盈的心灵原野？你们往外找寻这路，你们阅读、听取别人的意见，那又有什么用？

只有一条路，而这是你们的路。

你们要找这条路？我以自己的路提醒你们。它可能是你们的歧途。

每个人该走自己的路。

我不想当你们的依靠、指导，也不要当老师。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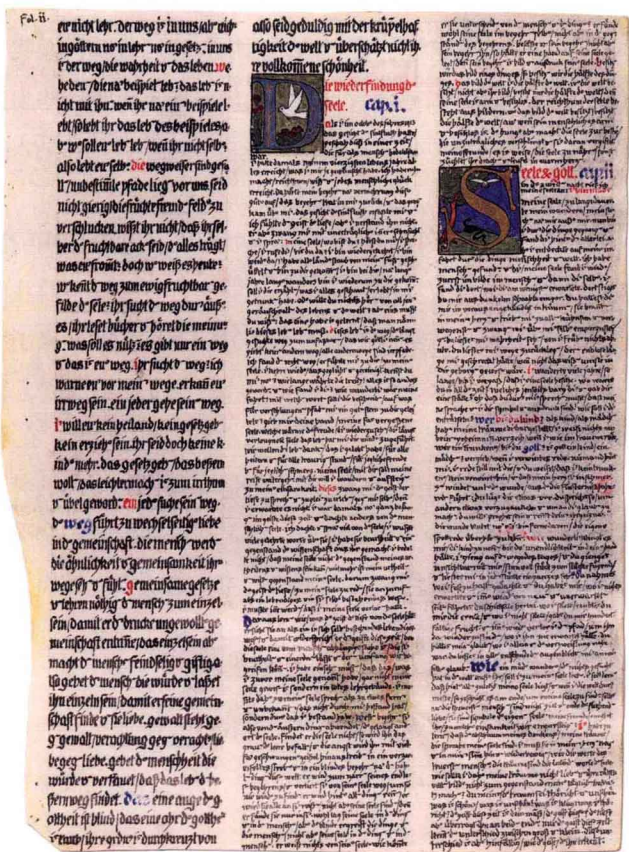
给予指令、劝导改善和加以协助都已成错误弊端。每个人去找自己的路，这才是通往群体互爱之路。人类将看到、感受到他们道路的相似和共通之处。

统一的规则和教育把人逼向孤独，他们才可以逃离群体无意的压迫。孤独却使人变得敌意、恶毒。

要给人气度，让他独处，他才会自己找到群体并喜爱它。

暴力对抗暴力，轻视应对轻视，爱回应爱。给人类气度，要相信，生命会找到更美的路。

神瞎了一只眼、聋了一只耳，秩序乱成一团。你们要对这残废的世界保持耐性，别高估自己的完美。



第一章 重寻灵魂



我在1913年10月看到洪水的景象时，发生了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我当时四十岁，正实现我许下的每个愿。我拥有名誉、权力、财富、知识和其他各种福气，就不再渴求更多这类事物。这渴求消退了，而恐惧却找上了我。洪水的景象抓住我，我也感受到了深层精神，可是我不明白它。它用不能承受的、内在的渴求来逼我，我就说：

“我的灵魂啊，你在哪儿？你听得见我吗？我说话，我叫你，你在吗？我回来了，我又在这里了。我抖下脚上的异国泥尘，再回来找你，我就在你这里，多年的漂泊后我又回来找你。我该告诉你，我看过、经历过、喝过什么吗？还是你根本不想听这些尘世和生活的噪音？有一件事你却必须知道，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人必须活在今世的生命里。

“生命就是一段旅程，一条寻找已久、达致圆满的路，我们称为神的境界。再没有其他的路，别的路全都是歧途。我找到正确的路，它让我找到你，找到我的灵魂。受光芒净化的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这一别是多久了！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我又是怎样找到你的？我的旅程多么奇妙啊！我该用什么言语向你形容，在那样错综复杂的路径里，我得明星指引才能找到你？我快要遗忘的灵魂，把手给我吧。一度拒绝然后又与你重逢，这是何等的温暖愉快啊！生命把我再次带你面前。我们该感谢生命，为了我活着、经历一切愉快和悲伤的时刻，还有每段欢笑和痛楚。我的灵魂，我要与你携手继续旅程，和你一同浪游，攀上我的寂寞。”

这是深层精神逼我说的，又让我自我斗争，因为我并没有预计会这样。我当时还是困在时代精神里，对心灵的了解跟现在截然不同。我常思考、讨论灵魂，知道许多术语，我判断它并视之为知识的存

有。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我的灵魂不可能是我的判断和知识的存有，更大程度上我的判断和知识才是我的灵魂的存有。因此深层精神逼我，要我将自己的灵魂视为独立存在的生命，呼唤它、与它对话。我必须明白，我已失去灵魂。

由此可知，深层精神怎样看待灵魂：灵魂是独立存在的生命，而这想法跟时代精神所持的恰好相反。时代精神以为灵魂从属于人，可以判别、分类，我们能掌握其界限。我必须接受，我以前唤作灵魂的，根本不是灵魂，而是一座已死的教学楼。我必须把我的灵魂当成遥远陌生才能跟他说话，它的存有不是由我体现，而是我的存有通过它体现出来。

只有撇开对外物的追求，才能到达灵魂的所在。若他找不到灵魂，他将陷入空虚的恐惧，而这恐惧将挥舞长鞭，驱使他绝望盲目地追求空洞的世事。他将受无尽的渴求愚弄，在心灵之路上迷失自己，再也找不着灵魂。他追逐一切事物，扯开它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只能从自身找到。就是他的灵魂在外物和别人之中，但这盲人抓住的是外物和人，而不是他藏于事物和人之中的灵魂。他并不认识自己的灵魂，又怎能将灵魂从人和事中区分出来？他也许在渴求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却不是渴求的存在之中。若是他拥有了渴求，而不是渴求拥有了他，他的手会触碰到灵魂，因为他的渴求是他的灵魂的图像与表现。

拥有一件事物的图像，我们就拥有了这事物的一半。这世界的图像也就是这世界的一半。

谁拥有世界而没有她的图像，就只是拥有了她的一半，因为他的灵魂贫乏而一无所有。灵魂的财富在于图像。谁拥有世界的图像，就拥有了世界的一半，即使他的人性贫乏而一无所有。饥饿却使灵魂变成野兽，吞噬那不可承受的，最终毒害灵魂。我的朋友，滋养灵魂才是智者所为，否则就是将它蓄养成住在你们心中的恶龙魔鬼。

第二章 灵魂与神



第二夜，我呼唤我的灵魂：

我倦了，我的灵魂流浪得太久，在自己以外找寻自己。

我有过不同的经历，就在混杂的背后找到了你。但在这经历的歧途上，发现了人性和世界。我找到了人。而你，我的灵魂，我也重遇了，先是在人的图像上，然后是你本身。我找到你的地方，是我万料不及的。在那里，你从幽暗的阴影中浮现上来。你之前已在梦里给我预示。这些梦在我心内燃烧，让我变得胆大妄为，逼我向上爬升、超越自我。你让我看见以前没设想过的真理，你让我确信你的真理，让我从那永无止境、使我害怕的路上回头。

我漂泊了许多年，时间长得让我忘记了我还有灵魂。你到底去哪儿了？有什么来世的事荫庇你、让你藏匿？啊，你要通过我来说话，我的话和我都是你的符号和表达！我怎能把你认出呢？

你是谁，孩子？我的梦都把你描绘成小孩、女孩，我全不知晓你的秘密。如果我像醉酒般梦呓，饶恕我。你是神吗？神是个小孩、是个女孩吗？如果我语无伦次，原谅我。没有人听我说话。我静静地跟你说话，而你知道，我没有喝醉，也不是精神错乱。我心的伤口绞痛。那伤口的暗影嘲弄我：“你欺骗自己！你这样说来误导他人、取信他人。你想当先知，满足自己的野心。”伤口还在淌血，我已无力对这嘲弄装聋扮哑了。

能唤你孩子在我听来是多么奇妙，你可是掌握着无穷无尽的！我走在白日之路，你暗中相随，用碎片拼凑出意义，让我从每个碎片里看到全局。

你拿走我深信不疑的，给我不曾想过的。你一再从未知的、想不到的地方带来命运。我播种的地方，你抢走了我的收成；我没播种的，你却给我百倍的果实。我一再迷失方向，然后又在我未曾想过的地方找回它。在我独自一人、濒临绝望之际，你巩固我的信念。在每